

陳國樺譯

蘇渥洛夫大元帥

商務印書館印行

I. Bakhuterev
A. Razumovsky 著
陳國樺 譯

蘇 渥 洛 夫 大 元 帥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82334滬報紙)

蘇渥洛夫大元帥一冊

Field Marshal Suvorov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I. Bakhterev
A. Razumovsky

譯述者

陳國樺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蘇涅洛夫大元帥

序曲

年輕的軍官

一七六零年秋，柏林，在卡介森家中，他是柏林市市長。布幕拉開時，有一應書房，地氈鋪在地板上，卡介森坐在桌邊，雙手捧着頭。牆上掛着佛力德烈大帝的畫象，戴着漂亮的假髮，穿着一件紫色的外套。這書房有三個門，一扇門通到走廊上，一扇門通到書房，另一扇是玻璃門，通到陽台上，在玻璃門邊站着卡介森的妻子。她的眼睛注視遠方，看到底下濕潤的草坪，看到屋瓦頂，看那光禿的樹木和教堂。正在下雨……有一位柏林市政府的職員，神經很緊張的在房裏踱來踱去，還有一位文官在那裏，他也是情緒很緊張，一小隊的俄國兵在草坪上出現，在喧囂的軍樂聲中走過卡介森的屋子。接着是第二第三隊俄國兵走過，遠處有軍樂在奏鳴，俄國軍隊正佔領柏林。

卡介森夫人：

先生！先生！俄國兵已到了柏林，他們走前來了。

卡介森（衝到窗子邊）呵，我的天，這些俄國驕子到了柏林！讓魔鬼殺他們！快到市政廳去，馬上傳那些商人來，時機還未失掉，我們仍然可進行交涉，救出我們自己。

文官瓦納：我會遵命去做。

卡介森：瓦納兄，請勿心慌，卡爾烏力不會使我們困在牛角尖裏。

文官瓦納：我們現在僅能聽天由命，聽卡爾烏力安排，他是俄國的皇太子。

卡介森：你馬上到會計處去，我會酬付其他，可憐的國王，可憐的祖國。

卡介森夫人：仁慈的上帝，什麼都完了！

克洛蒲辛：涅槃甫，這裏很不錯，我們可以紮營在這裏（對士兵說）你們跟我來。

卡介森：現在，他們進來了。

（士兵們走到門邊，他們不整齊的服裝，給秋雨所浸透，並濺滿泥漿，首先進來的是彼阿得李斯可夫，一位年老的士兵。）

李斯可夫：（放下他的來福槍，擦擦他的手）啊，好糟糕的天氣。

（杜巴梭夫，另一位士兵腳上受了傷，跛着進來，葉哥金扶着他。）

葉哥金（對杜巴梭夫說）：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

克洛蒲辛：（對士兵）你們就住在這裏。

士兵們：甲：呸，呸，骨頭都凍酥了！乙：我身上找不出一根乾骨頭！丙：好，城市總比戰場好，下雨時你可找到掩蔽。丁：我要去睡了，直睡到後天才會醒哩。

（卡介森打開抽屜，拉出一大疊文件。）

李斯可夫：我們餓着肚皮跑了幾天路，但現在我們疲累的身體，可以休息在這「皇宮」裏，這是我們應得的享受。

葉哥金：（幫助杜巴梭夫坐在靠椅裏）我們會關照你，你在醫院裏也不會更好的，你把腳伸過來，我把你的靴脫掉。（輕輕把靴從杜巴梭夫受傷的腿上脫掉。）

克洛蒲辛：（對葉哥金）當你在脫的時候，你最好把自己的靴也脫掉。看你弄得多麼凌亂。（對士兵們）脫掉你們的皮靴！你們把蓆子弄髒了！

葉哥金：脫掉吧！

（十兵們脫去皮靴，卡介森攜着一批公文離開房間。）

一位士兵：瞧：這位先生多窘迫，喂，那邊（指着卡介森離開的身影）還管那些文件幹嗎？——你在那邊把桌子抬去。（卡介森走了。）

李斯可夫：讓他去吧！你不看見他心煩意亂嗎？

葉哥金：（脫掉皮鞋）我的老爸常常說：只有傻瓜才穿皮靴，聰明人穿的是樹皮鞋，智者是赤着腳走路……他常在冬天赤着腳走路，他真的這樣做。

李斯可夫（脫掉皮靴，口裏哼着）：啊，我多麼渴望着你，我的爐火，我的家是多麼可貴！

卡介森進來，經過桌子邊。

葉哥金：現在，伙伴們把地板弄乾淨，讓我們跳舞吧，杜巴梭夫，我們跳吧？

杜巴梭夫（撫着打傷的腳）：呵，我會不願意跳嗎？但我腳上的洞口不讓我跳啦，葉哥金揮動他的手，步子踏着地板，嘴裏哼着：啊，我多麼渴望着你，我的廣袤的大地……

杜巴梭夫：這老傢伙又想家了。

李斯可夫：冬雨現在已下過了把？（停住）

葉哥金（審視佛力德烈的畫像）：他們弄了一個漂亮的葛蘭在這裏！

卡介森（突然激怒）：什麼「葛蘭」！那是佛力德烈！佛力德烈大帝！他是國王！

杜巴梭夫（對葉哥金）：這是國王！這是國王！你却說是葛蘭！他們不能忍耐，如果他們的國王給侮罵爲下流人的妻子！

克洛蒲辛（對卡介森）：你怎麼會說俄國話？

卡介森（停了一會）：當我們和俄國沒有戰爭時，我有一間大商店，我常到彼得堡做買賣，我常到那裏。

克洛蒲辛：你也許到現在還去做買賣……

杜巴梭夫：而現在，却強顏迎接你的客人。（笑）

（在談話時，有一位年輕的軍官走進房裏，他有中等人的身材，穿着戰地制服，手臂裹着石膏吊起來，他站在門口，沒有人看見他。）

年輕的軍官：他們倒很自在……你們好嗎？

（這些士兵看見官長，在一分鐘以前，他們都是活人，現在突然變成冷硬的雕像：「官長日安。」杜巴梭夫掙扎着站起來。）

年輕的軍官：（對杜巴梭夫）別站起來！別站起！你們都是從威厄嘉來的嗎？你在什麼地方受傷？在哈爾門？你叫什麼名？

杜巴梭夫（半坐半站）：報告官長！我叫杜巴梭夫勃洛卡。

年輕的軍官（將手攔在杜巴梭夫的肩膀上）：好，好，我知道你在這裏很舒服，現在你有一個休息的機會。（跨坐在一張椅子上，注視每位士兵）：都像木偶……你們為什麼把胸脯挺出來？（停了一會。士兵們繼續站着硬直立的姿勢，直至這位年輕的軍官叫出口令：「稍息！」——這麼一來，依照陸軍規則，這些士兵才鬆了口氣。）好了！好了！（對克洛蒲辛）你把士兵的生命都訓練完了。

克洛蒲辛：是的，官長。

年輕的軍官（對葉哥金）：等一會兒！咳，你，那邊那位英挺的士兵，你叫什麼名？

葉哥金：我叫伊文葉哥金，官長。

年輕的軍官：好，葉哥金……你覺得柏林怎樣？喂，美麗的城市？你喜歡嗎？

葉哥金：不曉得，官長。

年輕的軍官：怎麼一回事！你的眼睛呢？

葉哥金：不曉得，官長。

年輕的軍官：你也不曉得你的眼睛在那裏？你這木偶，你是一塊木頭！

杜巴梭夫：報告官長！（年輕的軍官回過頭來）我這樣看柏林，柏林是不錯，一座富庶的城市，面積相當大，比較我們的威厄卡還大。

年輕的軍官（對士兵們）：伙伴們，你們怎麼說呢？

士兵們：是的，官長！

年輕的軍官：呸！你們承認！你們沒有眼睛嗎？你們沒有心嗎？你們佔領一座城市，冒着生命的危險，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座城？有什麼重要性？（士兵們都靜聽着），終沒有一個人解釋給你們聽，他們以爲你們不須要曉得，但是，不，葉哥金一定要曉得，而你，杜巴梭夫，你……和你……你們大家都要曉得，這裏是佛力德烈的軍械庫，火藥廠，鎗砲廠，兵工廠……士兵們，這是偉大的勝利！

卡介森跑出來，神情不鎮定的走近這位年輕的軍官。

卡介森：報告俄國官長，致敬！官長！

年輕的軍官：我相信你就是市長。

卡介森：是的，是的，我就是，我是卡介森！

年輕的軍官：有什麼事？（卡介森示意他到旁邊去了。）

卡介森：我最歡迎俄國的官長……但那些士兵呢？我也要把普通士兵，安排在我屋裏嗎？

年輕的軍官：這些士兵會離開你的書房。

卡介森：呵，千謝萬謝！

年輕的軍官：這裏將是總司令部，士兵要住在你的客廳。

卡介森：啊，多麼不幸！首先佔領柏林，以後佔領我的書房，現在佔領我的客廳……（對

士兵們）親愛的佳賓，請走這條路！

（士兵們收拾他們的東西，跟着卡介森，這位年輕的軍官，他就是蘇渥洛夫，獨自留在房

裏，他注視牆上柏林市全圖，注視佛力德烈的畫像，從陽臺上的門望到方場上。

蘇渥洛夫：柏林，你就是這種樣子的嗎……

查尼歐夫將軍走進來，軀體肥碩，神情不安定，一位副官跟着他。

查尼歐夫（喘着氣）：吓，漂亮的書房！從來沒有過那麼好的總司令部，美哉！美哉！

（對那位副官）請你發發慈悲，到屋主的房裏，告訴屋主太太趕快煮香腸，告訴她要快些，我的肚子已咕嚕作響……我馬上就來。

（副官致敬禮後就出去）

亞力山大威西力慈！親愛的兄弟，怎麼我沒有看見你……啊，你掛了彩？……

蘇渥洛夫：只是抓傷一點點。

查尼歇夫：你是對的，在這些日子裏，一個創傷就是一條抓痕，掛彩就等於手指的彈痛……我聽人說，你幹得非常漂亮，我一定要讓你父親威西力伊文諾勿結曉得這事，讓他也為他的兒子而得意……你滿意嗎？

蘇渥洛夫：一點都不滿意，我們在城外浪費太多時間，讓兩支敵軍都逃之夭夭，不然，我們可以一舉而殲盡敵軍。

查尼歇夫：性情多麼火急！若是那麼急迫，你當常有那種奇思怪想……

蘇渥洛夫：那樣才可以結束戰事。

查尼歇夫：請停止這種小孩的行動，我們要注意戰略！戰略——那是你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事都要在戰場上解決，我的孩子，有很多事情已在聖彼得堡解決了。（放低他的聲音）彼阿得費多羅威慈，他陛下的皇太子，不久以前改了名，改為什麼卡爾烏力！為什麼呢，他的俄國話也說得期期艾艾的，他用德語來禱告——這就是那麼一回事——皇太后說：「前進」，但這

位侄兒却說「後退」……時間是不一定的，今天他是皇太子，明天他就是皇帝……而我的階級和官銜，却不是永遠釘在我身上……你笑嗎？你注意我的話，當彼阿得費多羅威慈登極後，他會和佛力德烈簽訂同盟，更甚的，他會派我和我的部下去援助佛力德烈。（彎腰和蘇渥洛夫耳語）下令叫我們保護佛力德烈……

蘇渥洛夫：我不懂你這話，柴哈爾格利哥力……

查尼歇夫：噯，你今天真呆。你應該去問脫都崩，他會告訴你一切陰謀……

蘇渥洛夫：我不願意曉得，我不願意從脫都崩學得卑鄙醜態的事。

查尼歇夫：瞎說！你不要對脫都崩那麼不客氣，他是很有地位的人，在彼得堡，人們對他非常尊敬，你在他面前得小心說話。

（脫都崩進來。）

（兩，脫都崩，你來了！我要出去一會兒，在我離開後，你代我負責總司令部的事，衛隊都站崗了嗎？

脫都崩：他們早已站崗好了，城裏的秩序很好，但是我奇怪你，城已經佔領，而投降條件還不曾擬妥，也還沒有簽字。……

蘇渥洛夫（對查尼歇夫）：請原諒我，這城已向勝利者投降，除了普魯士人以外，誰需要這些條件？

查尼歇夫：來，來，亞力山大威西力慈！什麼事都要弄得黑白分明，沒有人能找出什麼毛病……脫都崩，你得小心些……和市長把事情討論妥後，我就會簽字，當心，什麼事都得依照彼得堡的諭旨做。……

（卡介森進來。）

卡介森（對蘇渥洛夫）：報告官長，你的意見都已辦妥，士兵們都非常高興。（看見查尼歇夫和脫都崩）呵，將軍大人，多麼光榮的駕臨，我很高興！（深深打躬）

（查尼歇夫和脫都崩稍爲點頭回禮。）

脫都崩：你是市長嗎？

卡介森：是的，是的，我是市長卡爾馬利亞卡介森。

脫都崩：給你介紹查尼歇夫伯爵殿下，他是遠征軍的總司令……我是脫都崩將軍。

（卡介森再鞠躬致敬。）

查尼歇夫：好，我就要走了……我還有重要的事。（對卡介森）脫都崩將軍會和你討論一切。

卡介森（鞠躬）：我很高興。

脫都崩：我們所負擔的任務是最嚴重的。

（卡介森再鞠躬，查尼歇夫行到門邊，蘇渥洛夫趕快跑前去。）

蘇渥洛夫：柴哈爾格利哥力，請你別走。

（副官進來）

副官（對查尼歇夫）：伯爵殿下，什麼都準備好了！

查尼歇夫：是嗎？（對蘇渥洛夫）你瞧，我還有要緊的事……（高聲喊）跟這位市長討論條件時，蘇渥洛夫少校，你是要在場的？（查尼歇夫和副官出去。脫都崩坐在靠椅裏，卡介森很恭敬的站在他面前。）

脫都崩：我們已和柏林衛戍司令豐洛作夫簽了普通的投降條件，剩下的幾項是和市長簽字的，（卡介森鞠躬）總司令命令我們：本城應捐輸一筆鉅款……兵工廠，製砲廠，火藥廠都應該毀壞！（卡介森是靜靜地）我們現在是要討論這幾項，這需要很多時間……我們不想麻煩我們年輕的朋友……他是累了，且掛了彩，蘇渥洛夫少校，我不想停留你！

（蘇渥洛夫遲疑了一會兒，就行到門口去）請告訴查尼歇夫伯爵，叫他不必來這裏，我馬上就到他那邊去。

蘇渥洛夫（在門邊回過頭來）：是的，我會去找總司令。

脫都崩：就是這樣子，你可以去，少校先生。

（蘇渥洛夫出去，沉靜片刻，卡介森突然變了形狀，他挺高胸脯，裝出驕傲的神氣，很嚴厲的俯視着脫都崩，他不再滿不在乎的坐在靠椅裏，但坐得直直的，臉上是另一種表情。）

卡介森：這樣……（停頓）這般……（坐在對面的靠椅內）你自己要怎麼說，脫都崩先生？

脫都崩（站起來）我想說……情形如果……

卡介森：住嘴！（停頓）不要藉故推諉。

脫都崩：卡爾烏力陛下的諭旨，我已詳述在信裏……

卡介森（很尖利的）：彼阿得費多羅威慈不會發出這種命令……你必定誤解他的諭旨。

（他把拳頭擱在桌上，用德國話詛罵着，很激怒地用手指在比劃，反覆說着彼阿得費多羅威慈，卡爾烏力的名字，脫都崩用德語回答，顯然企圖證明自己是無罪的，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張文件，交給卡介森，他拿來審視一番，提供了好些意見，脫都崩點頭讚許，便把文件修改。）

卡介森：這是多麼可怕！多麼恥辱的事！他們的行為像懦夫般，這些沒有脊骨的蠢東西！

脫都崩：請原諒我，先生，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

卡介森：我希望知道，我們偉大的保護者卡爾烏力，他就是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他究竟在想些什麼，當他發下這嚴厲的諭旨？

脫都崩：我的天！卡介森先生，請別失望，一切都會圓滿解決。

（查尼歇夫進來，他很生氣，卡介森馬上裝出一副謙恭的假面具。）

查尼歇夫：脫都崩將軍！

脫都崩：啊，報告總司令，我正要到你那邊去……蘇涅洛夫少校沒有告訴你嗎？
查尼歐夫：蘇涅洛夫少校說，你叫他離開房間，你為什麼這樣做？我命令他留在這裏，在你們會商的時候。

脫都崩：請原諒我，我沒有聽見你的命令……我以為蘇涅洛夫少校太年輕些……

查尼歐夫（對脫都崩，一眼掃視卡介森）：脫都崩將軍，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卡介森一鞠躬，匆忙退出房間。）

脫都崩將軍，你似乎忘記了我是遠征軍的總司令！

脫都崩：不敢，不敢，殿下（停頓），但我忘記告訴你（放低聲音）很重要很悲痛的消息……（停頓）是從聖彼得堡傳來的，（停頓）從可靠方面傳來的……

查尼歐夫：什麼事？

脫都崩：我們的皇后伊利塞域德，彼脫洛夫娜……

查尼歐夫：怎麼？

脫都崩（停了一會）：病得很厲害，（停頓）她的情形很嚴重，（停頓，在胸前劃十字架）已經沒有希望。

查尼歐夫：你說什麼？脫都崩，那不會是真的！

脫都崩：我們得信賴萬能的上帝！（停頓）但有一個危險，很快我們就要在新皇前宣誓！

！在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面前宣誓。

查尼歇夫：別說那話，別說！

脫都崩：（歎息，在胸前劃着十字架）：這是上帝的意志。

查尼歇夫：我的天！彼阿得費多羅威慈登基後，他若發現我們仍留在柏林，那還得了嗎？

脫都崩：那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一定要趕緊撤兵，我們在柏林必須絕對小心，我就是用這種見地，擬就投降的條約。

查尼歇夫（坐在桌邊）：給我看，（讀）唔唔……唔，（張嘴喘氣）吓，這是什麼？撤退衛隊？

脫都崩：那是不可避免的……民衆這樣要求……恐怕我們一定要……

查尼歇夫：但，我的天：這是聞所未聞！

脫都崩：我已經簽了字。

查尼歇夫：（停頓）我也簽字，請你告訴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一聲……讓他知道我什麼

事都順從他……

脫都崩：爲什麼不？脫都崩並不那麼壞呀？

（查尼歇夫簽字。）

蘇渥洛夫（恰巧在這時進來）：報告總司令！（突然停住）